

鲁迅译童话集 俄罗斯的童话

（苏）高尔基等 编 鲁迅 译

鲁迅译童话集 俄 罗 斯 的 童 话

(苏) 高尔基等 编 鲁迅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的童话 / (苏) 高尔基等著；鲁迅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4.11

(鲁迅译童话集)

ISBN 978-7-5090-0987-1

I . ①俄… II . ①高… ②鲁… III . ①童话—作品集—苏联 IV . ① I5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0812 号

书 名：鲁迅译童话集－俄罗斯的童话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010) 83908409

(010) 83908377

(010) 83908455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151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978-7-5090-0987-1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出版总序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迭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民国时期所出版的文献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全景式纪录，全面展现了民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精彩呈现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格局；生动描绘了西学东进，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真实叙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走向民族独立的斗争历程。因此，民国文献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及艺术代表性。

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出版业萌芽和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规模层次各不相同的出版机构栉次鳞比，难以胜数。

既有譬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这样著名的出版机构，亦有在出版史上昙花一现，出版物硕果仅存的小书局。对于民国时期出版物的总量，目前还没有非常精确的统计。国家图书馆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以三馆馆藏为基础整理出版了《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中文图书124040种。据有关学者调查统计，这一数量大约为民国时期图书总出版量的九成左右。如果从学科内容区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外重要的民国文献收藏机构，馆藏宏富，并且作为国内图书馆界的领头羊，一向重视民国文献的保存保护。由于民国文献因其所用纸张极易酸化、老化等客观原因，绝大多数已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难堪翻阅。为保存保护民国文献，不使我们传承出现文献上的断层，也为更多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阅读利用到民国文献，2011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随着项目的展开，在文献普查、海外文献征集、整理出版等各方面工作逐步取得了重要成果。

典藏阅览部作为国家图书馆内肩负民国文献典藏管理职责的部门，近年来在多个层面加大了对于民国文献的保

存保护力度，组建了专门的团队，对民国文献进行保护性的整理开发，先后出版了《民国时期连环图画总目》《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毛边书举要》《民国时期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等。

然而，民国时期出版物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即就国家图书馆馆藏而言，从早期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到我国的第一本毛边本《域外小说集》，从大批的政府公报到名家译作，涵盖之广，其所具备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亦足令人惊叹。相较之下，我们的整理工作方才起步。为不使这些闪烁着大家智识之光的思想结晶空自蒙尘，为使更广大的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养料，我们将陆续择其精者，将其重新排印出版，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国家图书馆

2014年9月

《俄罗斯的童话》引言

这是我从去年秋天起，陆续译出，用了“邓当世”的笔名，向《译文》投稿的。

第一回有这样的几句后记：

“高尔基这人和作品，在中国已为大家所知道，不必多说了。

“这俄罗斯的童话，共有十六篇，每篇独立；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发表年代未详，恐怕还是十月革命前之作；今从日本高桥晚成译本重译，原在改造社版《高尔基全集》第十四本中。”

第二回，对于第三篇，又有这样的后记两段：

“《俄罗斯的童话》里面，这回的是最长的一篇，主人公们之中，这位诗人也是较好的一个，因为他终于不肯靠装活死人吃饭，仍到葬仪馆为真死人出力去了，虽然大半也许为了他的孩子们竟和帮闲‘批评家’一样，个个是红头毛。我看作者对于他，是有点宽恕的，——而他真也值

得宽恕。

“现在的有些学者说：文言白话是有历史的。这并不错，我们能在书本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语也有历史——只不过没有人写下来。帝王卿相有家谱，的确证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没有家谱，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证据。笔只拿在或一类人的手里，写出来的东西总不免于蹊跷，先前的文人哲士，在记载上就高雅得古怪。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书，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如果上等诗人自己写起来，是决不会这模样的。我们看看这，算是一种参考罢。”

从此到第九篇，一直没有写后记。

然而第九篇以后，也一直不见登出来了。记得有时也又写有后记，但并未留稿，自己也不再记得说了些什么。写信去问译文社，那回答总是含含糊糊，莫名其妙。不过我的译稿却有底子，所以本文是完全的。

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只因别无译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原文译起来，一定会好得远远，那时我就欣然消灭。

这并非客气话，是真心希望着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之夜

鲁迅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引言

司基塔列慈（Skitalez）的“契诃夫纪念”里，记着他
的谈话——

“必须要多写！你起始唱的夜莺歌，如果写了一本书，
就停止住，岂非成了乌鸦叫！就依我自己说：如果我写了
头几篇短篇小说就搁笔，人家决不把我当做作家！契红德！
一本小笑话集！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严肃的作
家必说我是另一路人，因为我只会笑。如今的时代怎么可
以笑呢？”（耿济之译，“译文”二卷五期。）

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间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
在临死这一年，自说的不满于自己的作品，指为“小笑
话”的时代，是一八八〇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起，直至
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间，在这之间，他不但用“契红德”
(Antosha Chekhonte) 的笔名，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
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说，小品，速写，

杂文，法院通信之类。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报“新时代”上投稿；有些批评家和传记家以为这时候，契诃夫才开始真的创作，作品渐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这和契诃夫自述的话是相合的。

这里的八个短篇，出于德文译本，却正是全属于“契红德”时代之作，大约译者的本意，是并不在严肃地绍介契诃夫的作品，却在辅助玛修丁（V. N. Massiutin）的木刻插画的。玛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后，还在本国为勃洛克（A. Block）刻“十二个”的插画，后来大约终于跑到德国去了，这一本书是他在外国的谋生之术。我的翻译，也以绍介木刻的意思为多，并不注重于小说。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

鲁迅

目 录

俄罗斯的童话	001
一	003
二	007
三	013
四	035
五	041
六	047
七	055
八	061
九	067
十	075
十一	085
十二	093
十三	097

十四	103
十五	107
十六	111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117
坏孩子	119
难解的性格	125
假病人	131
簿记课副手日记抄	139
那是她	145
波斯勋章	153
暴躁人	161
阴 谋	177
译者后记	185
小彼得	191
煤的故事	193
火柴盒子的故事	203

水瓶的故事	211
毯子的故事	221
铁壶的故事	231
破雪草的故事	243
国图典藏版本展示	249

俄罗斯的童话



高尔基像

一个青年，明知道这是坏事情，却对自己说——

“我聪明，会变博学家的罢。这样的事，在我们，容易得很。”

他于是动手来读大部的书籍，他实在也不蠢，悟出了所谓知识，就是从许多书本子里，轻便地引出证据来。

他读透了许多艰深的哲学书，至于成为近视眼，并且得意地摆着被眼镜压红了的鼻子，对大家宣言道——

“哼！就是想骗我，也骗不成了！据我看来，所谓人生，不过是自然为我而设的罗网！”

“那么，恋爱呢？”生命之灵问。

“阿，多谢！但是，幸而我不是诗人！不会为了一切干酪，钻进那逃不掉的义务的铁棚里去的！”

然而，他到底也不是有什么特别才干的人，就只好决计去做哲学教授。

他去拜访了学部大臣，说——

“大人，我能够讲述人生其实是没有意思的，而且对于自然的暗示，也没有服从的必要。”

大臣想了一想，看这话可对。

于是问道——

“那么，对于上司的命令，可有服从的必要呢？”

“不消说，当然应该服从的！”哲学家恭恭敬敬地低了给书本磨灭了的头，说：“这就叫做‘人类之欲求’……”

“唔，就是了，那么，上讲台去罢，月薪是十六卢布。但是，如果我命令用自然法来做教授资料的时候，听见么——可也得抛掉自由思想，遵照的呵！这是决不假借的！”

“我们，生当现在的时势，为国家全体的利益起见，或者不但应该将自然的法则也看作实在的东西，而还得认为有用的东西也说不定的——部份的地！”

“哼，什么！谁知道呢！”哲学家在心里叫。

但嘴里却没有吐出一点声音来。

他这样的得了位置。每星期一点钟，站在讲台上，向许多青年讲述。

“诸君！人是从外面，从内部，都受着束缚的。自然是人类的雠敌；女人，是自然的盲目的器械。从这些事实看起来，我们的生活，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他有了思索的习惯，而且时常讲得出神，真也像很漂亮，